

廚 姿

父親退休後，接手母親，擔起了廚房的活兒。起碼我們每次回家，都是父親下廚。

父親做菜慢條斯理，穩、慢、專注，就像他退休前做木工活，精雕細刻，一絲不苟。有次，我餓得肚子直叫喚，終於盼到菜上桌，太慢了，我想揶揄他一下，就說：「爸，你要是去開飯店，吃飯的肯定排起長隊。」沒等父親做出反應，妻子急着接話說：「那當然，爸做的菜就是好吃。」顯然，妻子有意岔開了我的本意，做出了另一種解釋。

接下來，父親的話令我動容：「我又跟吳玉文學了一招，下次給你們做。」他努力抑制着被晚輩誇讚的喜悅，臉上卻掩不住與年齡不相稱的激動，像個被老師誇獎的小學生。我知道，吳玉文是他的髮小，曾在供銷社的食堂當廚子。幸虧妻子嘴快，不然，若等我解釋的話，或被父親聽出話外音，他該多麼沮喪？

人老了，看淡一切，卻仍在乎一些東西，特別是兒女的態度。從那以後，父親更不讓我們幫忙，獨自沉浸於下廚之樂，看他忙碌的姿勢，我彷彿又見他年輕時對着一件傢具專注打磨的情景。

有了孫兒後，妻子成了大忙人，我便主動包攬了一日三餐，與父親的選擇殊途同歸。可是，我煞費心血，換着花樣做菜，卻

很少得到積極回應，倒時常被家人詬病幾句。為此我有點消沉。一次，我素炒了兩份青菜，無非是醋溜土豆絲、海米西葫蘆，出我意料，全家人吃得津津有味，連聲說好。妻子問：「你是怎麼做的，味道這麼好？」瞬間，我心花怒放，答非所問地說：「我又從網上學了一道紅燒豆腐，明天做給你們吃。」說完這話，我心裏一抖，無意中，我和父親當初的心情合轍了。

想起兒子上中學時，我們工作忙，忍不住埋怨，他這麼大了連飯都不會做，難道連麵條也不會煮嗎？當然，我們只是隨口一說，並不指望他。他也沒吱聲。

但那個周末，我們下班回家，發現兒子的身影在廚房閃動，油煙機嗡嗡地響着。我們好奇地等着。很快，熱騰騰的麵條端上了餐桌，每隻碗裏都卧着一個雞蛋。他頭也沒抬地說：「爸爸、媽媽，吃飯了。」轉身又進了廚房。我看到他腰繫圍裙，端着鐵鍋向水池走去，用絲瓜瓢子刷鍋。我說：「先吃飯吧，吃完再收拾。」兒子說：「你們先吃。我收拾完再吃。」然後，又見他用紙巾擦拭操作台。

他這一整套動作，還有說話的口氣，和他媽媽的習慣一模一樣。

人生在線 姚文冬



徐家滙書院

「ZIKAWEI」是上海話「徐家滙」的發音，當年西方傳教士來到上海之後，他們也需要了解當地話，就用法語的發音標註了「徐家滙」，所以，「ZIKAWEI」是上海話和法文的結合。「ZIKAWEI LIBRARY」是「徐家滙書院」的譯名，因為「徐家滙」是海派文化發源地，它見證了歷史上幾次中西文化交融的進程。

「徐家滙書院」得名於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之一徐光啟，建築上醒目的這幾個字也集自徐光啟手跡拼字而成。「LIBRARY」是圖書館的意思，為什麼「徐家滙圖書館」要稱「徐家滙書院」？「書院」是我國古代特有的以刊藏典籍、教化育人、研究傳播為主要職責的文化教育機構，說明它遠遠「不止於圖書館」。徐家滙書院是現代集團書、科技、博物、美術、旅遊等多元功能服務為一體的全媒體時代複合型文化場館，體現了徐滙區兼收並蓄、海納百川的海派精神。取名「徐家滙書院」，更是一種文化符號，表達對區域文化積澱、文脈傳承的敬畏。

要認識一座城市，必須在它的街道上行走。要更好地認識徐家滙書院，就要看書院精神、書院品格、書院更新是如何為生活在這座城市的每一個人服務的。走進書院，映入眼簾的是宏偉開闊的空間，高挑的穹頂，橘色的燈光搭配着充足的光，映襯着實木書架，讓人彷彿遁入書籍海洋，進入無限幻想。氣派莊重、足足二十米長的酒紅色的「海上長桌」可容納五十多名讀者在此閱讀。長桌盡頭，以3D技術打印的「光啟之門」晶瑩剔透，表示對徐光啟的致敬。「光啟之門」的兩側打破機械的索書號形

式，採用主題方式陳列圖書，有八個特色主題空間，取名為「光盒空間」。一側以「建築可閱讀」為主題，包括百年建築、百年音樂、百年電影、百年工藝等，展示了徐滙的歷史文脈和城區巨變；一側以「徐滙文脈」為主題，陳列徐光啟的譯著，展出馬相伯（復旦大學創始人）、蔡元培等為徐滙、上海乃至中國教育事業嘔心瀝血的傳記及文集，收集了徐滙的文學家們的原創或翻譯作品。徐滙文化名人燦若群星，他們的偉大業績、創新意識、開拓精神、包容胸懷在「光盒空間」得到傳承和發揚。

徐家滙書院地下兩層、地上三層，設有近千個閱覽席位，有文獻閱讀、展覽講座、藝術鑒賞、文創集市、旅遊導覽等服務。一樓開放式廊道打造二十四小時閱讀區，可全天候自助借還、預約借書。一樓少兒區設低幼區、幼兒區、小學區、中學區四大板塊，同時，還引進了區域內精品咖啡店，看書和品咖啡「兩不誤」。

二樓服務區為外借和閱覽，三樓是特色文獻區，主要是大型成套叢書和各類地方志。從二樓、三樓的景觀閱讀位抬眼望去，徐家滙天主教堂、百年徐家滙觀象台、上海現存最早的近代圖書館徐家滙藏書樓盡入眼底，不少人在這裏觀光、拍照。地下一層有文創商店、藝術工坊等特色商業設施。

徐家滙書院，像從徐家滙藏書樓、徐滙中學、聖母院舊址等這些古老建築精品中「長」出來一樣，共同構築了徐滙的文化氛圍，這些文化功能與徐家滙的繁華的商業形成了徐家滙「都市景區」。



共展笑顏

海港城近日舉辦黑白風藝術裝置第二彈——國際性共創藝術企劃《Inside Out Project》，發起「Inside Out：Harbour and the City」大型展覽，邀請香港市民拍下笑臉照片，一起傳播歡樂。四月二十四日，海港城海運大廈露天廣場，不少市民拿起自己的照片海報共同合影。

香港中通社



市井萬象

茨威格的足跡



域外漫筆 林中洋

過了河，就是卡普齊納山（Kapuzinerberg）了，這座屬於薩爾茨堡城內的小山丘，本身並不起眼，卻因着其豐厚的歷史和特別的視角，而被曾經的王公貴族與如今的市井遊客所青睞。在林茨巷的一個越發不起眼的拱廊前，我繞過了差點兒錯過的進山之口——斯蒂芬·茨威格路（Stefan-Zweig-Weg）。

關於這條路，茨威格在他的自傳體著作《昨日的世界》中寫道：「我所居住的那座樹木蔥蘢的小山丘，就像這座巨大山脈的最後一朵漸漸歸於平靜的浪花一樣；汽車無法進入，只能通過一條有三個世紀歷史的蜿蜒小路爬一百多級台階才能上去……」這條路古樸清淨，石階三五成組，緩緩延上山去。踏上這條曾被茨威格走過千百遍的山路，彷彿走進了他人生中的起伏與成敗、炎涼與悲歡。

茨威格的舊居建於十七世紀，最初是一個大主教狩獵時的行宮，後來被一位貴婦人買下，她兩個女兒的鋼琴教師正是莫扎特的姐姐南妮爾（Nannerl），所以，不僅南妮爾，而且莫扎特本人也曾在這所別墅進進出出。茨威格在他的書中並沒有說起這一段往事，但提到了「一八〇七年弗蘭茨皇帝訪問薩爾茨堡期間，曾在我們這所房子裏玩過基格爾遊戲，親手把這個球推滾過長長的走廊」。

然而，這座小宮殿用茨威格的話來說卻是「浪漫而不實用」，尤其在茨威格入住此處之初，正是一戰剛剛結束時的大蕭條時期，茨威格寫道：「我們發現自己的家幾乎無法居住。雨水起勁地滴進房間，每次下過雪後，走廊都會被雪水淹沒……最嚴重的裂縫被費力地用硬紙板糊上，當新雪落下時，除了我們自己爬上屋頂及時鏟走積雪之外，沒有別的辦法……由於沒有人送貨，每樣小東西都要自己背上山來。但最糟糕的是寒冷，方圓幾里都沒有煤……在貧乏之中，我們只能用泥炭自救……三個月來，我幾乎完全是在床上用凍得發青的

手指寫文章，每次寫完一頁後，我都會把手指拉回被子裏取暖……」

但即使是在艱難的時日裏，茨威格卻是筆耕不輟，據他的第一任妻子記載，茨威格在這所房子裏寫下的稿紙就有二十多萬頁，因為他在文學上的聲望與成就，再加上自一九一九年開始舉辦的薩爾茨堡國際藝術節，使這座德奧邊境上的小城在夏天的時候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、藝術家和劇作家的聚會的寶地，而茨威格的別墅，也是這些巨匠泰斗們喜歡造訪的地方，茨威格寫道：「羅曼、羅蘭曾在我們家裏住過，還有托馬斯·曼；霍夫曼斯塔爾、亞瑟·施尼茨勒都曾是我友好接待過的客人；在音樂家中，有拉威爾和理查德·施特勞斯……還有來自各方的畫家、演員、學者，誰沒來過我們家呢？每一個夏天都給我們帶來了多少美好而明快的精神交流的時光啊！」在那些快樂的時刻，茨威格以為他一直所夢想和倡導的歐洲大同的理想已經近在咫尺，也因為如此，他一度將他的房子稱為「歐洲的別墅」。

可是，良辰美景終卻未能持久，希特勒上台之後，身為猶太人的茨威格陷入了無盡的災難。不僅他的書被焚燒和禁止，而且他的房子也遭到了無端的搜查。從那一時刻起，茨威格知道自己不能再在奧地利待下去了。出走英國之



▲斯蒂芬·茨威格路（Stefan-Zweig-Weg）。

資料圖片

夜半鐘聲到客船



閒話煙雨 白頭翁

古蘇州城外有座寺院，不顯山露水的，「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樓台煙雨中。」煙雨中的寒山寺因其清靜無名，寒山才選中此寺廟修行，才留下寺廟額題寒山寺。但寒山寺有口鐘，掛在北院，因這口古鐘讓寒山寺在「四百八十寺」中獨樹一幟，千古揚名。

中國的古鐘走進寺院始於南朝的南梁，梁武帝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中國的佛教盛於南梁。鐘為晨聲，梁武帝聖旨進寺廟，才有晨鐘暮鼓。寒山寺的「寺鐘」因一百多年後唐代的張繼一首「聽鐘」之詩，名揚天下。

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張繼是聽鐘大家，夜半月升高，江楓漁火亮，遙在青山翠竹間，靜聽寒山寺的鐘鳴。其鐘鳴於夜半人聲寂，蕩蕩悠悠，飄飄裊裊；其鐘聲隨風隨水而遠，隨夜隨靜而幽。其聲穿越歷史、歲月，穿越山川、大海。

古鐘最早完全是為了音樂，樂之器也，

不是為報時。樂鐘是先秦禮樂文化高度發達，高度文明的標誌，始用於廟堂祭祀，是奏給神和先人聽的；神聖之極，莊嚴之極；稱之「天聲」。後來，樂鐘逐漸開始服務於天子、諸侯的婚喪嫁宴，用於軍事征服、得勝回朝；天子召臣於堂下，樂鐘聲起，極大歡樂。樂鐘也曾被議為喜神、樂神，且有樂器與禮器的雙重功能。

作為樂器早在商時已分八種，即塤、笙、鼓、管、弦、磬、鐘、祝。商時的音樂走在世界之首，足見商王朝的文明程度，文化的追求。鐘作為樂器中的禮器，則是權力、地位的象徵，九層之台，始有鐘樂。禮樂天下，鐘鳴鼎食。

商王朝時出土有青銅鈸，商王朝時的鈸和周王朝時的青銅鐘的最大區別是，出土的商鈸封口，上呈元寶形，有立柱支撐，因此判斷，商鈸不是懸掛起來被敲擊的，而是立在地上，像後世的大提琴，但鈸是被敲擊。四百年後，就有了編鐘，西周中後期的鐘做得科學、漂亮、大氣、講究。鐘渾然一體，形成一種共鳴鐘的青銅共振器，鐘身為瓦形，獸面鑄紋，正面鑄有銘文，上面有一個可懸掛的柄或鈕。鐘的形狀不盡相同，大小

不一樣，懸掛的方式也不一樣，按照音階、音律組成編鐘。出土的西周甬編鐘為八鐘一組，上有提梁，可懸掛於木樑之上，懸而擊之，其聲質有了極大的提高。

一九九二年在山西曲沃縣出土的一套西周晉侯蘇鐘，又稱穌鐘，共十六件兩組，已經是個編鐘樂隊了，上下排列，八件一組，按音階和音律相諧和排列。有銘文三百五十五字，銘文首尾相聯刻鑿在十六件編鐘上。銘文記述了周厲王三十三年，周厲王親征東國、南國。這也揭示了一種規律，商代大鈸上從未發現有銘文，而到了周時的編鐘常銘有金文。周時中華文明的進步是令人刮目相看的。周晚期的鐘極講究，極藝術，也極奢華。

出土的一種命名為「克鐘」的青銅鐘其鐘鈕，竟然為透雕形式的，工藝極精細，鐘外有連綿相交的夔龍紋構成的扉枝，玲瓏剔透，與渾厚的鐘體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比，出現一種視覺上的厚重美。克鐘也稱克鐃，鐘、鐃均為周王朝時代的一種打擊樂器，也是一種禮器，鐃的形制要比鐘大，顯得更沉穩莊重。說文解字上說：鐃，大鐘，鐃之於屬。但到戰國時期只見鐘，再不見鐃。

►徐家滙書院一景。



資料圖片